

高唱战歌赴疆场

臧克家抗战诗文选

臧克家 著

臧乐源 臧乐安 臧小平 郑苏伊 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高唱战歌赴疆场

——臧克家抗战诗文选

臧克家 著

臧乐源 臧乐安 臧小平 郑苏伊 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唱战歌赴疆场:臧克家抗战诗文选/臧克家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607—5270—9

I. ①高… II. ①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113 号

责任编辑:王桂琴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27.75 印张 8 插页 49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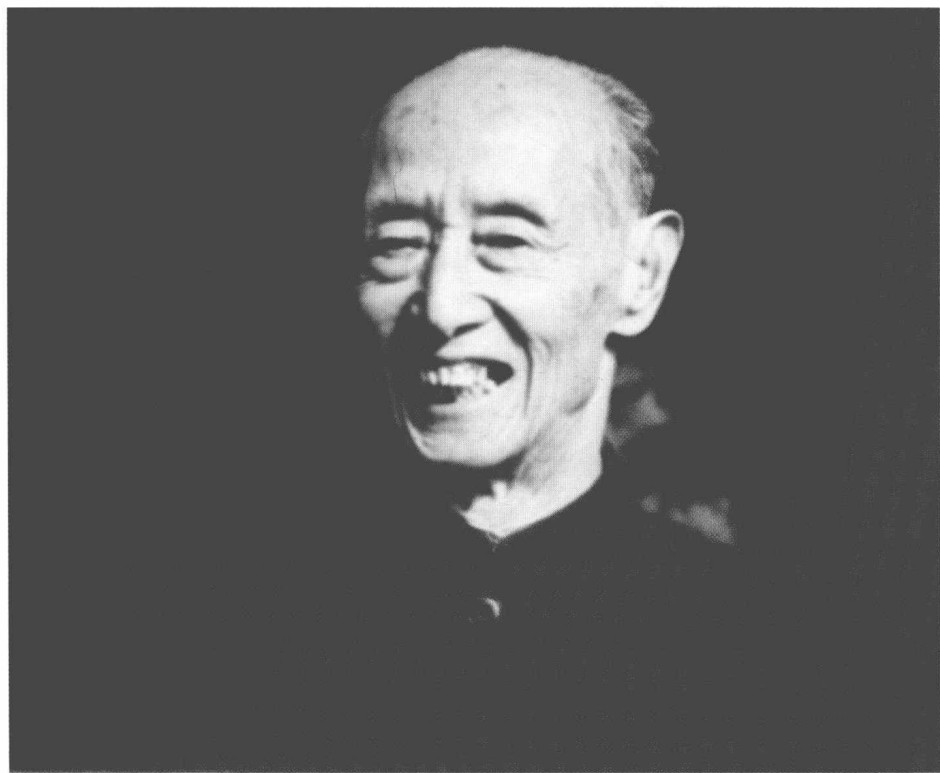
印 次: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亲爱的父亲臧克家
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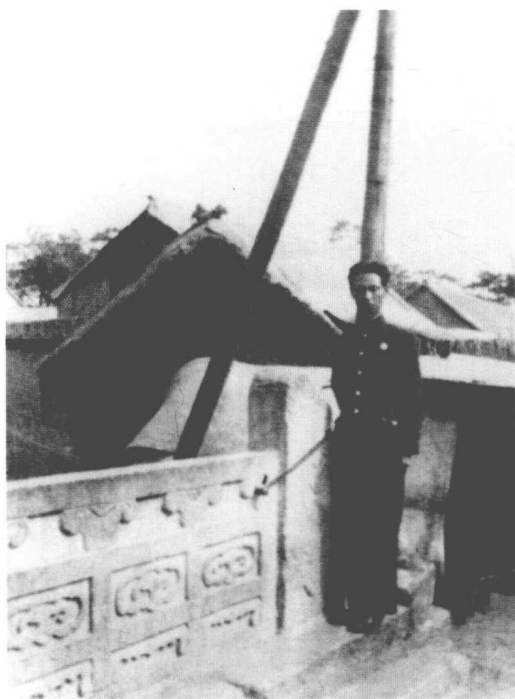
作者 1993 年 5 月摄于北京赵堂子胡同 15 号旧居, 时年 88 岁。



1938年5月,作者(后左一)与碧野(后左二)、柳依(后左三)、田涛(后右)、于黑丁(前左)、曾克(前右)摄于武汉黄鹤楼前。六人均为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成员。



1938年6月,作者与于黑丁(右)摄于武汉。



1938年6月摄于郑州。



1938年,作者率领的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与河南“战教团”联合演出后合影。站立者右六为臧克家。



1940年5月,作者(右二)与碧野(左一)、姚雪垠(左二)、田涛(右一)在抗战鄂西北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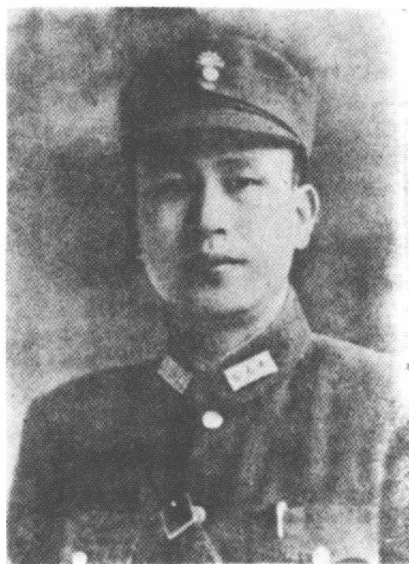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作者部分作品集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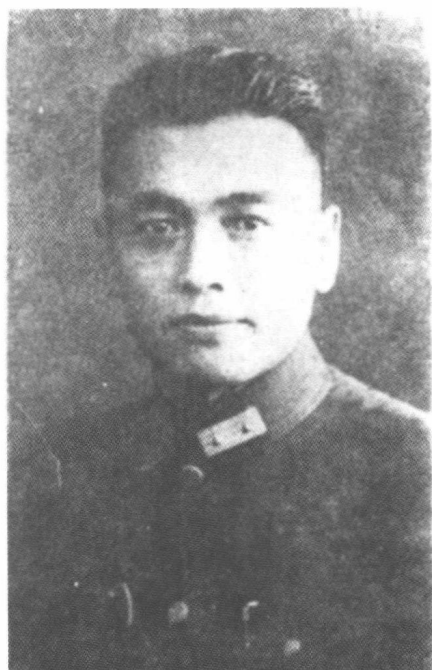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作者结识的部分抗日爱国将领：



李宗仁将军



白崇禧将军



池峰城将军



黄樵松将军



钟毅将军



丁行处长

暴日前受鉅創於津浦路南段野心猶未稍
戰近復扶又精銳如萬之眾特屏其器械左
攻臨沂縣右取臨嶧直逼台兒庄視火連天
以過者境氣極熾有雲松我徐海之勢
幸我將士用命血戰兼旬旅進旅退近復
搏擊卒時頑敵暫退以方傷亡慘重者
第之期抗戰以來以僅有餘儲藏君克
家逆起而線督戰地視台兒庄已成一片
黑土人民未及逃避死於敵人之砲火之下者
不計其數敵屍未焚或已焚而殘肢未化
者累之皆是臭氣薰天滿目淒涼極盡

人間之悲慘因日軍闖逞侵略之野心致
兩國人民罹此極度之犧牲良可痛恨第
我軍民不以小勝而驕受挫而怨吾人等
求我中華民族解放而抗戰必須以大義
之精神再接再厲掃蕩頑敵還我河山
奠定民族復興之基礎樹立永久之和
平焉

李宗仁寫於前線
仁

四十四日

1938年4月14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战场亲笔为作者的长篇战地通讯报道集《津浦北线血战记》题句。

戰勝不驕
受挫不餒
白崇禧

1938年4月15日，白崇禧将军在台儿庄战场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题辞。

狂暴的飛機大炮坦克
是打不穿我們血肉築成的
長城——台兒莊。敵寇所恃
的機械化的堡壘和毒瓦斯
新的惡魔營陣，卒被我們
用大刀手榴彈前仆後
繼的死拼戰術衝得粉碎
而敗潰了！

這是精神戰勝物質
的鐵証。我們要在這現實
底下，再接再厲的拚去
幹去，一直幹到失地收
復，民族復興為止！

黃樵松 題
于台兒莊前線

1938年4月7日，黃樵松将军在台儿庄前线赠送作者的题句。

高唱战歌赴疆场

(代序)

诗人呵……

请放开你们的喉咙，

除了高唱战歌，

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

1937年10月，我从临清回到了故乡。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自己应当怎样投入这救亡的洪流呢？心里正在盘算着，吴伯箫同志带领他负责的莱阳乡村师范全体师生到了我县。老友相逢，各道别后情况。他的学校，将迁往临沂，作暂时之计，坚约我同往。一二年前，何其芳同志离开了莱阳乡师，伯箫曾邀我前去顶其芳国文教师的缺，“临中”不放，没能成功。这次机会正巧，我就随着他们一道到了临沂。一个县城，突然浩浩荡荡地来了几百人的队伍，因陋就简，得到安身，就不容易。我只给同学们上过一两次大课，抽空到城外沂水河边去溜了一下。默诵三千年前曾点言志的那几句动人的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志愿多超脱，这情景多迷人而又富于诗意呵！童年读了，就很感动，觉得它意境高，很向往，对这几句言志的话，不厌百回读！而今，我徘徊在沂水的沙滩上，望着逝水，能不发思古之幽情？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掠过顶空，投下了一颗炸弹，使我清醒地回到了紧张而悲壮的现实中来。

流亡，流亡，何处是归宿？我决心离开临沂，和爱人王深汀（慧兰）还有她的弟弟王珙（王斐）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徐州去。一路上遇到许多从北向南流亡的人群，青年居多，徒步跋涉，早行晚宿。有一夜，住在一个荒村里，土匪横行，我们三人睡在一间大房子的土地上，半夜里，好几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身边，我们闭着眼睛，心突突地乱跳，大约他们看我们身上没有什么油水，便失望而去了。

上火车，等于拼命。连车门口都有人站着，敞篷车上，人像沙丁鱼。敌人的铁蹄踏入了河北，大家争着向南方流亡，人人心里装着爱国思想，也装着酸辛难言之痛。大家很陌生，又感到亲切，举目有河山之异，共有着同样的一个命运。

到了徐州，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另是一番景象。在这里遇到了许许多多各界的朋友，都是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来的。到了这儿，生命有了安全感，心也壮了。

我爱人的五哥王深林同志，在司令长官部做随从秘书，那时李宗仁想招贤纳士为自己增添力量，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一条消息，说：凡马寅初、孟超……（记得有十几个人的名字）等先生的朋友和学生，请留在徐州，其中有我的名字。

司令长官李宗仁，有意办一个青年军团，收容训练从北方各省流亡来的青年学生，作为抗战的一支队伍。他知道我到了徐州，就让王深林同志约我去晤谈。李宗仁住在一个很大的公署里，住处院子的门上有一副对联，至今还记得：“门对千竿竹，胸罗百万兵。”一进院子，刚巧警报来了，我看见一个人站在房檐底下悠然地望着天空盘旋的飞机，高大的防空洞近在身边，也不进去，这人就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和我对坐寒暄，态度和蔼平易。他说：“各方面的著名人士来到徐州，希望能在这一带从事抗战工作，我想办个青年军团，正在筹备。”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虚的，没有安排工作，怎么能留住人呢？停留了不多几天，下定决心：到延安去！这是蓄愿已久的了。我们三人行，告别了徐州，到了西安。到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见到秘书李初梨同志，感到很亲切，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文章，熟悉他的名字。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说：“我马上打电报到延安去，回电一到，就请你起身。把住址留下。”等了五六天，没收到延安的电报，而王深林同志追我们赶快返回徐州、抗敌青年军团已成立的电报却先到了。经过商量，决定回徐州，把王珙（他现在冶金工业部做司长）送过黄河，到山西去参加游击队，转去延安。我同王深汀两个踏上了征途。因为新年临近，火车上乘客极少，空空洞洞。刚离开不多天，又回到徐州，真可谓去来匆匆了。

在我的《诗选》第二辑中,开头有两篇诗,第一篇题名《从军行》,副标题是“送瑛弟入游击队”,它是我抗战以后写的较早的一篇诗,从中可以见出我当时的思想情感的真实情况。

1938年1月2日我写了一首四十五行短诗《别长安》,虽说这次没去延安,但也留下了对它的向往和歌颂:

陕北,
你身旁最神秘的部分,
太阳挂在它的头上,
黑暗在那里扎不住根。

结尾一节,表现了我所以回到徐州的原因和心情:

长安城,
你问我匆匆何处去?
我要去从军,到铜山,
因为那儿最接近敌人。

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成立了。李宗仁挂名团长,刘汉川、刘仲华、刘仲容是顾问,黄季陆是政训处长。男女学员数千人。学科分政治、经济、军事、国际、艺术等。教官有匡亚明、张勃川等十余人,大半是进步人士。王深林是宣传科长,我和美术家王寄舟、王景鲁都在宣传科工作。李宗仁这时候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他在公开讲话中力主抗战救国,不管共产党、国民党的同志,要团结一致。

在用人方面,他兼容并包,延揽人才,为己用,做政治资本。当时我就觉得刘仲华同志是个神秘的人物,大概是共产党员,身穿一件蓝布长衫,为人十分平易,和我关系很好,后来成为朋友。有关统战工作,需要和共产党组织打交道的时候,李宗仁就打出进步人士这张牌来。1938年,他曾派王深林去山西会见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给他签名留念。

学生方面情况复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少,“民先”分子数量很多,当然国民党、三青团也有一些,在抗战初期,大敌当前,团结抗战,目标一致。

青年军团的学员,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有从北平来的,也有从山东来的,其中也有我临清中学的学生。在这许多青年当中,不少喜爱文艺的,有的课

余来访我，和我谈诗，让我改稿子。政训处曾经拿出一百元来做文艺奖金，让我来评选。结果七人中选，头二名是诗创作。状元是章文龙同志，他写了一篇题名《元宵》的长诗，写得很有感情，很动人。他以浓厚的抒情之笔，回忆过去元宵节的盛况，因而想起了老母亲“白发的星星”，想起了故乡元宵节天上的月明，读了令人怅然，凄然，好似听人用悲伤的情调低唱《流亡三部曲》。调子虽然低了一点，但思乡爱国的思想感情深厚，能引起同情，打动人心。我把它介绍到诗人臧云远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发生了不小影响。十年前，在江南干校时，侯金镜同志谈到这首诗，他极口称赞，对着我还背诵了其中他喜欢的句子。

入选的第二名，是庄重（坤）的一首诗，也是写抗战的，调子高昂，字句铿锵有力。他和我比较熟，不时来访，我也很喜欢他的为人。后来到新四军去了。这两位青年战友、诗友，现在都在北京工作，四十多年不见，想已头上“白发星星”了吧？

徐州会战开始，司令长官部移到了河南潢川的专员公署里。青年军团学员，也随着转移。车抵郑州站已是黄昏，在不远的地方飞来一串清脆激昂的救亡歌声，孩子们的歌声叫开了我们的车窗，歌声像火把，燃烧着每个听众的心，学员们高唱呼应着。救亡的洪流，撼摇得地动，激荡得人心痛，温暖了三九的严冬。列车开动了，只听见他们的歌声，追着我们的歌声，一团火的救亡热情，追一团火的救亡热情。这动人的场面，使我一到信阳，就写下了《伟大的交响》这首长诗。下车后，我们徒步行军前往，出发时，大雪纷飞。为了避敌机的眼睛，我们把棉大衣翻着穿，里子是白的。长官部所在地的后院，有一座坟墓，墓前石碑上写着“大汉黄宪之墓”。我在墓前徘徊，心想，这就是“千顷汪汪黄叔度”的归宿处。

许多机关纷纷迁移到了潢川，把一水带两城的潢川挤得更窄小了，到处是人，街道好似灌肠，各地来的文化人也不少。戏剧家章泯、音乐家沙梅，我也是在这儿认识他们的。

1938年3月间，因为和王深汀关系破裂了（那时她在青年军团女生中队做指导员），我辞职离开潢川到武汉去。和青年们虽相处不久，但情感上牵连很重。临别的依依之情，使我写下了《别潢川》这首诗。武汉，是当时全国的中心，文化人云集。于黑丁、碧野、田涛……许多作家住在武昌的小旅馆里，连房租加饭钱，一天五六角。我和老友黑丁在离乱中重逢，快慰之极。碧野、田涛、曾克、柳依（李辉英的爱人），我们初次识面，成为终生好友，至今我还珍存着那时大家在黄鹤楼头留下的一帧鸿影。